

## 人 生 篇

### 1. 人生在于创造，而不是占有

生活中有了这种精神——意在创造而非索取的精神，那么就会有一种根本的快乐，即不会被逆境所完全掠夺的快乐。那些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就会从恐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256页

是我们创造了价值，是我们的欲望授与了价值。在这个王国里我们是国王，如果我们向自然卑躬屈节，我们就降低了自己国王的身份。应该由我们来决定高尚的生活，而不是由自然来决定——哪怕是由人格化为上帝的自然来决定也不行。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0页

生活不应该过于拘泥，过于刻板；我们的冲动在不给别人造成肯定的破坏或伤害的情况下，只要有可能就要任其自由发挥；应该有从事冒险

的余地，人的本性我们应当尊重，因为我们的冲动与欲望是创造我们幸福的要素。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45页

如果政治创造性得不到出路，人们的社会干劲和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会归于消失。他们会变成贪污舞弊的幕后牵线人的俘虏，或被感情贩卖者所俘获，因为他们善于抓住人的疲倦而无所归宿的注意力。

——《社会改造原理》第41页

物质世界不是应当用感恩或虔诚的祈祷来接受的事实，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是必须把水排出去的地方。不能让这两种地方继续保持与人为敌的自然状态，因此我们在与物质属性斗争时，不再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战胜撒旦。

制造罪恶的己不再是撒旦，而是分泌失调的腺体和不明智的调节。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第121页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禁欲主义，或是一种单调的清教主义，而是把有力的冲动和愿望导向大的创造性目标的才能。

——《社会改造原理》第140页

创造意味着把好的东西放到世界里去，若不如是，就没有人能够享受；占有意味着取得或保全某些好的东西使别人不得享受。

在政治和私人生活里的最高原则都应该是促进一切创造性的东西，从而减少围绕着占有的冲动和愿望。

——《社会改造原理》第138—139页

我们不想让谁过着怠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做些有助于伟大事业的事情。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77页

快乐的生活，必为其中有所活动的生活。若要这生活，也成为有用的生活，这活动应当为尽量的创造的，而不仅为劫夺的或保护的。但是创造的活动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乃是现状所反对的。现在有权的人，以破坏现状为忧，怕他们不公平的权利被人剥夺。以现在秩序为有益，而兼有人类和其他群居动物所共有的习俗的本能的人，建立了一种从初入学到老死和下葬的时候，永远斥责创造力，或饿死想象力的制度。

——《政治理想》第18页

真正的彻底有生气的改革，也应当有超目前的眼界以外的想象，觉悟人类可以随自己所选将

人类生活造成怎么样。若没有些这样的希望，人类就没有胜过反对所必要的精力和热忱，或在他的宗旨在不受欢迎的时候，就没有坚持的毅力。所有个个真心诚确希望生活情形中有大大的改良的人，第一必得和嘲笑奋斗，然后和压迫，然后和利诱，及狡谋的企图。我们由苦痛的经验中，知道经过这三层磨难而不受损伤的人，是何等的少；而在末后一层，当全地的宝藏都呈现在面前的时候，除了那些有明晰的思想，使得他们最后的目的活泼地现在目前的人以外，脱离毕竟很难，差不多竟是不可能的了。

—— 《政治理想》第51—52页

我们可以分别两种财，和两种相当的行动。有种财是能为个人占据的，有种财为人人有分的。一个人的食物和衣服，不是别一个人的食物和衣服；若是供给不足，则一个人所得，就是牺牲别人来的；这原理可应用于物质的财，也可以应用于世界上现在的经济生活的大部分。在另一方面，精神的财，不是属于一人而排斥别人的。设有人知道一种科学，这并不是阻止别人知道他，反帮助他们要求这种知识。设有一人，他是一个大艺术家或诗人，这并不阻止别人画画或做诗，反帮助造成一种能造成这些事的空气。

—— 《政治理想》第 4 页

和两种财富相当的，就有两种冲动。有占据的冲动，他的目的，在取得及维持那不能分享的私有财富，这种冲动集中于财产的冲动。又有创造的或建设的冲动，他的目的在把那不可秘密或占有的财富带到世上，或使这种财富成为有用。

—— 《政治理想》第 5 页

物质上的占有，能为武力所夺取，为强盗所享受。精神上的占有，则不能以此取得。你可杀一艺术家或一思想家，你不能得他的技艺或他的思想。

—— 《政治理想》第 6 页

最好的生活，是那创造的冲动占最大的部分，而占据的冲动占最小的部分的生活。

—— 《政治理想》第 5—6 页

凡结合智慧与能力的人们最有力量的动机之一就是有计划的建设中之乐趣，随便什么尚可依照一种计划去建设的，这样的人总要努力去建设。

—— 《科学观》第 177 页

占据力——占有和保持的感情——是战争的

根本原因，而为政治社会所受的一切弊害的根源。惟有减少这种感情的势力和减削他在人类日常生活上的地位，新制度才能替人类谋永久的幸福。

—— 《政治理想》第 31 页

最坏的，是那在生活上失了他所值得有的一切事物，而天然的流为阻止别人享受他们没有的人。

—— 《政治理想》第 7 页

我们要排难解纷是不在乎开倒车的。懒慢地重蹈婴孩之幻想决不会把人们已经从科学取得的新力量引入正轨。

—— 《科学观》第 117 页

希求非常财富之欲望绝非对于工作之必要兴奋剂。记在大多数人非为致富而工作，但为求免饥饿耳。

—— 《赞闲》第 130 页

生活中的邪恶可以分为三类：物质的邪恶，性格的邪恶，权力的邪恶。性格的邪恶常常是物质的邪恶的一种病态结果，更常常是权力邪恶的结果，因为专制使那些行使它的人和受它压迫的

人都堕落下去。权力的邪恶随着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个性的邪恶以及无权力的人的物质的邪恶所产生的恐惧而愈加强烈。三种邪恶是互相牵制相互联系的。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257—258页

与这些邪恶争斗的主要方法是：对于物质的邪恶——用科学；对于个性的邪恶——用教育和一个没有干预支配的所有冲动的自由的发泄；对于权力的邪恶——则通过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一个人干涉他人的事降至最低限度。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258页

## 2. 人生需要高尚的生活，不只是更多的物质财富

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物质用品，而是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更多的创造性的出路，更多的生活愉快的机会，更多自愿的合作，而少些非出于自愿的为他人的目标而服务。

——《社会改造原理》第21—22页

高尚的生活是受爱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

没有知识的爱与没有爱的知识，都不可能产生高尚的生活。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1页

我认为一切有关这个世界上高尚的生活的描述，都应当以动物的活力与本能为某种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生活就变得单调平淡，索然无味。文明应当是在上面增加些内容，而不应该取代它；禁欲主义的圣徒和超然独处的贤哲在这方面算不上完整的人。有少数几个这种人物会使社会丰富多彩；但是完全由这种人组成的世界就会在单调乏味中死亡。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5页

当我说高尚的生活包含知识引导下的爱的时候，激励着我的欲望就是希望我尽可能过这种生活，同时也看到别人过这种生活的欲望，这种说法的逻辑涵义就是：在一个人们以这种方式生活的社会里，将会比在一个较少爱或较少知识的社会里，能够满足更多的欲望。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8—19页

尽管高尚生活和邪恶生活有种种区别，世界是个统一体，那些自称能够不依靠他人而独立生活的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寄生虫。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32页

高尚的生活只有在高尚的社会里才能实现，  
否则便不是完全可能的。

—— 《真与爱—— 罗素散文集》第32—33页

我不打算说革命永远也不需要，我只想指出：革命不是通向千年太平盛世的终南捷径。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实现高尚的生活绝无近路可走。要创造高尚的生活必先建立知识、自我控制和同情。

—— 《真与爱—— 罗素散文集》第34页

享受生活的乐趣比银行存款可能更有价值。

—— 《真与爱—— 罗素散文集》第251页

要是人们丧失了智慧，就会满足于相信别人所说的一切，不管他们如何纯真仁慈，可能还会造成危害。

—— 《真与爱—— 罗素散文集》第11页

如果智慧是引入错误的，则由推论而得来的  
人类之过去历史，都是虚伪的。

—— 《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第33页

人生之目的应有快意或欢乐或出神。在为权

力而追求权力的人自觉的欲望中有了些污浊的东西：当他有权力时，他一味只要更多的权力，而曾不稍休以默察他所有的什么，恋爱者、诗人及神秘家找到一种较丰富的满足。为权力追求者所不能知，因为他们可休息于他们的所爱对象中，而权力追求者却须永远孜孜营营于某种新鲜的操纵，以免感受空虚之痛苦。所以我想，恋爱者的满足胜于霸王的满足，且值得在人生目的之中占较高地位。我要死亡的时候我将不觉得此生虚度。我曾见黄昏大地转红，清晨露珠闪烁，寒阳之下雪光耀辉；我曾逢久旱后之甘雨，亦曾听大西洋风浪打击康华尔之花岗石海岸。

——《科学观》第231页

人类生存虽然需要一定的体力劳动，但体力劳动显然不是人生目的之一。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作高于莎士比亚。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72—73页

为生活而生活的是动物，没有一点真正人的价值，不能保持人永久不厌倦和感觉到一切都是虚空。

——《社会改造原理》第144页



一切利他主义的感情确实象是父母之爱的外溢，或者有时是父母之爱的升华。因为缺乏更为适当的词，我以后就称这种感情为“仁慈”。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3页

所有最伟大工作都是起源于一种忘我的冲动，对它最大的鼓励不是事后的犒赏，而是使这种冲动永远活跃并为它提供活动余地的环境。

——《自由之路》第102页

我们若不扩大自己的利益，汇涵那外面的整个世界，就好象一个兵卒困在炮台里边，知道敌人不准逃跑，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安乐是没有的，只有欲望的固执和意志的无力，两相不断的争斗罢了。我们的生活若是要伟大和自由，必须寻些法子，逃避了这种囚狱和争斗才行。

哲学的潜思就是逃脱的一种法门。这种潜思，照他最广的测度，不把宇宙分为对垒的营帐，何者是友，何者是敌，何者是应该互助，何者应该攻击，何者是善，何者是恶，他都不管，惟有等量齐观、正而不党。

——《哲学问题》第159页

个人不是他自己存在的终点与目的：个人以外，还有社会，人类的前途，和广大的宇宙，在它里边我们的希望和恐惧只不过是一个针尖。

— 《社会改造原理》第111页

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不会把他的利益如此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他会面向世界并在那里去寻找值得他注意的对象。

—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247页

在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中，恐怕心理所占的位置要大于希望，他们心中想的更多的是深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而对于他们生活中以及他们所接触的其他人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快乐，相比之下，就想得少了。

—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255页

除非唯我主义以从未为人主张过的极端形式出现，那么它就是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的。

— 《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第6页

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唯我主义假设的圈子里，并且在我们刚刚看过的所有这类情况中否认一切

不是我们自己经验过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许多被实在论假设用简单定律说明的现象就变成不规则的和不相连续的了。

——《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第562页

自我主义在起初让人们指望从别人得到一种父母般的温情；但是，他们一发现别人有别人的自我，感到愤慨，求温情的欲望落了空，便转成为憎恨和凶恶。人不是孤独不群的动物，只要社会生活一天还存在，自我实现就不能算伦理的最高原则。

——《西方哲学史》（下）第224—225页

#### 4. 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逆境，面对自然

我们要独立思考，光明正大地看待世界的一切——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正视客观而不是害怕现实。用智慧征服自然而不是仅仅慑于自然的淫威，甘愿俯首听命。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第25—26页

那次大战（一战）的影响使我不能再继续活在抽象的世界里。那时我眼见年轻的人们搭上了

运送军队的火车，后来因为将帅们的愚蠢在索漠被人家屠杀了。我对于这些青年，感到一种痛苦的怜悯。我发现我和实际的世界有了痛苦的结合。我看到我周遭所存在的痛苦，所有我以前关于抽象的概念世界那些浮夸的思想，我都觉得没有内容，无足重轻了。那个与人事无关的世界有时依然是一个逃避的处所，但是不是一个建造永久住所的国度了。

—— 《我的哲学的发展》第195页

重要缘由恒为无权力者之藉作安慰。握有权力的人则非愤世者，以若辈能实行其理想也。虐政下之牺牲者亦不愤世，因此辈怨恨填膺，而愤恨之气，犹之他种强烈情绪，必产生连续不断之附带信仰。

—— 《赞闲》第179页

若要有一点成功的希望，必定应当能借着那些虽然不能就达到目的，却是自身也有用处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接近所求的目的。必当有活动以训练人类，为他们最后所要实行的，同时在最近的将来，应有可能的成就，不要止泛泛地希望很远的极乐园。

—— 《政治理想》第51页

尊重物质的自然属性是愚蠢的，我们应当研究它，使它尽可能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但是，物质的自然属性从道德方面来讲依然是无所谓好坏的。在物质属性和人类本性交互作用下的地方，如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消极地袖手崇拜和接受战争、瘟疫与饥馑，把它们当作是解决人口出生率过高这一问题的唯一手段。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46页

人们在喜欢自己拥有支配自然的力量力的同时，却不喜欢自然拥有支配他们的力量。一旦他们不得不相信：在人类存在之前规律已经在起作用了，它们通过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不仅产生了一般的男男女女，而且还产生了具有一切个人特性的一个人的自我，说着现在所说的话，做着现在所做的事——一旦不得不这样相信，他们就感到自己丧失了人格，没有出息、无足轻重、是周围环境的奴隶，丝毫也不能改变自然一开始就指定他们去扮演的角色。为了企图摆脱这一窘境，某些人假定人类是自由的，而其余一切领域都是决定论的；其他一些人则使用巧妙的诡辩手法，企图在逻辑上把自由与决定论调和起来。

——《宗教与科学》第88页

自然的哲学是一回事，价值的哲学就完全是

另一回事。把两者混为一谈是有害无益的，我们认为好的，我们会喜欢的，同实际存在的事物并没有丝毫的关联，这是自然的哲学要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人类以外的世界没有对这对那作出评价而禁止我们对它进行评价，也不能因为任何事物是自然的法则而强迫我们去赞赏它。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 8 页

自然只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事物的一部分，任何事物，不管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都能由我们评价，没有什么外界的标准可以否定我们的评价。我们就是价值的最终也是不可辩驳的决定者。而在价值世界中，自然仅仅是一部分。因此，在价值的世界中，我们比价值更伟大。在价值世界中，自然本身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既不应受赞扬，也不该遭指责。

——《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 9—10 页

过分完满的幸福生活，有可能使我们追求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激情减色。

对于一个有充分能力的人来说，痛苦也许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刺激，而且我并不否认，如果我们全都十分幸福了，我们就会不去努力获得更大的幸福。但是，我不能承认，因为痛苦可以产生动力，所以人类的责任就是给别人提供痛苦。百